

大宗商品交易商进军炼油市场

■本报记者 王林

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交易行业掀起收购炼油厂的热潮。维多、托克、嘉能可等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巨头,纷纷收购大型油气公司剥离的炼油资产。业界普遍认为过去两年,大宗商品交易行业利润屡创新高,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流愈发充沛,这促使大宗商品交易商加足马力进军炼油市场。

石油贸易巨头大肆收购炼油厂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大宗商品行业连续5年实现创纪录利润增长。奥纬咨询估计,大宗商品交易行业的现金储量在700亿美元—1200亿美元之间。

彭博社指出,长期以来,大宗商品交易商尤其是石油交易商一直“觊觎”炼油资产。眼下,他们正处于历史上最赚钱时期,这无疑是在进军炼油市场的好时机。

奥纬咨询合伙人亚当·帕金斯表示,维多、托克、贡沃尔、摩科瑞这全球最大的4家独立石油贸易商,盈利表现尤其出色,丰富的现金流增加了他们的可支配资金,包括投资石油下游资产、组建金属和农业团队等。

数据显示,去年,全球最大独立石油贸易商维多实现净利润130亿美元,是继2022年创纪录151亿美元盈利后,第二年实现超高净利润。全球第二大独立石油贸易商托克,去年实现73.93亿美元的创纪录净利润。

过去两年,维多投资石油下游资产,包括收购土耳其和南非的加油站。去年,维多与意大利工业巨头莫拉蒂家族签署协议,同意出资17亿欧元收购后者旗下意大利炼油商萨拉斯35%股权,该炼油商在撒丁岛拥有地中海最大单一炼油厂。今年6月,维多在一场法院指定的拍卖中寻求竞购美国炼油商Citgo Petroleum的

母公司。

4月,托克表示,将从埃克森美孚子公司埃索手中收购炼油厂等资产。5月,嘉能可亚洲公司和印尼石化企业Chandra Asri Capital Pte的合资公司CAPGC Pte,与壳牌达成协议,将收购后者在新加坡的炼油和石化资产,这些资产包括一座日处理23.7万桶石油的炼油厂、一座年产量100万吨的乙烯工厂,以及一座单乙醇生产工厂。

据悉,嘉能可唯一的炼油资产是位于南非开普敦的一座日产量10万桶的炼油厂,这是南非第三大炼油厂。同时,嘉能可还在南非德班拥有一家润滑油厂。

寻求扩大成品油贸易市场份额

全球范围内,大部分炼油厂都在以极低的价格出售,bp、道达尔能源、壳牌、埃克森美孚等大型能源公司一直在出售他们认为不再是核心业务的下游资产。一方面是受到环保和减排压力,另一方面是对炼油厂进行现代化改造和升级,不如直接卖掉实际。

目前,大型油气公司面临股东压力,要求削减投资组合,专注于回报率最高的资产,同时剥离或清理高碳排放资产。“股东希望油气公司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出售炼油厂。”费氏全球能源咨询公司顾问史蒂夫·索耶表示。

事实上,对油气生产商而言,剥离炼油厂是为了集中精力发力核心业务;而对石油交易商而言,收购炼油厂则是为其成品油贸易“招兵买马”。

摩纳哥大宗商品交易商Lemvet董事会成员、全球第四大独立石油贸易商摩科瑞前原油主管库尔特·查普曼表示:“交易商们看到了获得炼油厂的机会,这可以帮



助他们更容易、更直接地获得石油产品。”

彭博社指出,大宗商品交易商正在寻求直接持有炼油厂,从而可以将部分未售出的原油转移至旗下炼油厂进行炼化,旨在成品油贸易市场占据更多份额,从而对冲实物原油贸易敞口。

事实上,大宗商品交易商最感兴趣的往往是获得炼油厂的原油采购权,这些炼油厂通常位于贸易中心,如地中海和新加坡等地,这使得他们能够处理各种类型的原油,同时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增强自己在成品油贸易市场的地位。

跻身炼油行业以获得更多优势

奥纬咨询指出,大宗商品交易商目前

正在对长期交易和战略决策进行战略性再投资,包括涉足炼油行业,这不仅将帮助他们在成品油市场拥有更大选择权和自主权,而且对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全球石油市场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一方面,随着大宗商品交易商控制更多炼油产能,市场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同时还能更有效对冲石油贸易风险,更好管理与原油价格波动相关的风险。另一方面,拥有炼油厂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可以更灵活地管理自己的供应链,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信号,调整炼油厂生产策略,并控制原油和石油产品流向。

对大宗商品交易商而言,在炼油行业站稳脚跟意味着,将拥有更大决策权来衡量是否将某些品级原油运往自己的炼油厂

或其他市场,即取决于哪里能赚更多的钱。

库尔特·查普曼表示:“大宗商品交易商通过收购炼油厂,一定程度上会对定价机制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在供应协议方面处于更有利地位。炼油厂让交易商洞悉潜在市场动向,从而利用这些信息来提高交易价格和成功率。”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炼油利润率历来具有很强的周期性,而利润率波动较大的大型固定资产可能会给杠杆率很高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带来风险。上世纪90年代,维多的利润一度跌至接近于零的水平;2020年,恶劣的贸易环境迫使全球第三大独立石油交易商贡沃尔不得不先关闭亏损的炼油厂,之后又卖掉了这一资产。

中东国家加速部署清洁能源

■本报记者 王林



近期,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中东产油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动作频频。6月底,沙特启动可再生能源资源量勘测调查,将在境内安装1200座勘测站,根据资源可用性、战略重点来确定开发太阳能、风能最佳地理位置。7月中旬,阿联酋透露,正在考虑投建第二座核电站,同时,迪拜阿勒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也进入六期项目建设关键期。业内人士指出,全球能源转型诉求刺激中东地区清洁能源投资出现增长,战略项目部署提速。

沙特启动全球最大“风光”勘测

阿拉伯新闻网报道称,沙特此次启动的可再生能源资源量勘测调查,是其国家可再生能源计划的一部分,也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规模的“风光”资源勘测调查,勘测地区覆盖面积超过8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法两国陆地面积总和。

沙特能源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表示,此次勘测调查将为沙特大规模开发“风光”奠定基础,助力沙特实现“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占比达50%”的目标,同时还将加速带动沙特“绿氢”生产和出口。

据了解,从今年开始,沙特将启动装机容量20吉瓦的新的清洁能源项目,目标是到2030年启动装机容量达100至130吉瓦的新项目。基于此,沙特势必需要找到“风光”资源最丰富、开发位置最合适的地点。通过启动大范围勘测,不仅可以为沙特“风光”资源数据收集等待期缩短至18—24个月,同时还能最大限度提高“风光”开发效率和速度,助力项目快速过审和执行,进而大大降低项目融资风险。

沙特能源部将负责监测、记录和传输信息数据,数据的准确性和连续性将不断更新,同时还会利用人工智能对可再生能源项目地点进行评估和排名。

阿联酋酝酿投建第二座核电站

7月,阿联酋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哈马德·阿尔卡比公开表示,阿联酋已经启动第二座核电站投建的评估工作,虽然包括装机规模、厂址、预算等细节,政府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已经与国际主要核电技术开发商进行了交流,今年内有望公布相关招标方案。

据了解,阿联酋首座核电站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8月投产,这使得阿联酋成为中东地区首个拥有核电的国家。巴拉卡核电站有4座核反应堆,每座装机140万千瓦,全部建成后,总装机量将达到560万千瓦,可以满足阿联酋25%的电力需求。其中,1、2、3号机组已进入商业运行,4号机组日前启动运转,预计年内正式进入商业运行。

阿联酋政府指出,受到人口增长和工业部门驱动,未来10年,该国电力需求将大幅增加,在全球加速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快速提高自身清洁供电能力势在必行,核电无疑是其中重要一环。

根据阿联酋《国家能源战略2050》,到2030年,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核电在内的清洁能源在该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将提高到32%,到2050年占比将提高到50%,届时可再生能源占比44%、核电占比6%。

截至目前,阿联酋已经是中东地区太阳能发展先锋,2022年,该国人均太阳能消费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多个太阳能项目处于开发和建设中,其中就包括迪拜阿勒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

阿联酋的目标是到2030年,迪拜阿勒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装机容量达到5000兆瓦,其中装机13兆瓦的一期、装机200兆瓦的二期、装机800兆瓦的三期、装机950兆瓦的四期、装机900兆瓦的五期均已投入运营,装机1800兆瓦的六期项目预计将在2024至2026年间分阶段投入使用。

化石和绿色“双路径”基调不变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中东地区因为坐拥丰富的油气资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对缓慢,中东国家将一边寻求低碳油气生产,一边努力扩张清洁能源版图,旨在维持能源安全和绿色转型之间的平衡。

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估计,今年,中东地区能源投资总计将达1750亿美元,其中约262亿美元投向清洁能源,占比约为15%。

“丰富的油气资源阻碍了可再生能源在中东地区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艾莎·萨里希表示,“由于获得油气非常容易,且开发成本较低,清洁能源发展诉求并不迫切。”

中东研究所经济与能源项目咨询委员会主席凯伦·扬也表示,经济多元化和战略利益刺激海湾地区加速投资可再生能源,尽管他们愈发意识到经济与石油脱钩的必要性,但并不意味着会大幅减少化石燃料投资。化石燃料和绿色能源“双路径”,仍然是中东产油国能源战略的主基调。

“中东国家普遍是传统油气生产国,至少20年内,他们没有放弃原油、天然气、石化产品的打算,并认为全球对化石燃料需求仍然较为强劲。”凯伦·扬强调。

中东能源咨询公司Qamar Energy首席执行官罗宾·米尔斯指出,中东国家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投资几乎都围绕电力行业展开,尤其是太阳能、风能、核电等,而在其他碳足迹较高行业如交通、工业部门,脱碳进展并不明显。

综合多家行业机构统计研究显示,近年来,由于频频出现负电价,储能项目在欧洲日益“走红”。而随着储能产业快速发展,欧洲储能市场也悄然改变,从原来的以用户储能为主,逐渐向大型储能“当家”转变。

负电价加速储能项目部署

近年来,负电价在欧洲多国已经成为“常态”。根据荷兰研究机构Strategy日前发布的数据,今年1月1日至8月14日,荷兰EPEX现货期货市场累计出现347个小时的负电价,超过去年全年316小时的负电价。

该机构分析师指出,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持续攀升,未来负电价将越发频繁地出现。预计今年,荷兰出现负电价的时长将达到450小时至550小时;由于太阳能和风力发电量的持续增长,到2025年,预计荷兰出现负电价的时长将大幅增长到550小时至750小时;到2026年,荷兰负电价时长将进一步增至800小时—1200小时;到2027年—2029年间,这一数字将达到1000小时—1500小时。

分析人士认为,欧洲负电价情况日益严重不仅暴露了电网灵活性不足,也凸显了储能技术在能源转型中的重要性。

为此,近年来,欧洲各国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激励政策,例如税收减免、提供补贴等,促进储能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并通过设定储能部署目标,系统地储能系统纳入可再生能源拍卖中,并允许电池储能系统在所有电力市场运行。

同时,欧洲各国还在加速推进储能产业链的本土化建设,通过设立目标、推出法规和基金支持等措施,鼓励本土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生产规模。

从用户储能转向大型储能

在储能项目持续兴起的时代,欧洲储能市场格局也开始改变,用户储能需求日益走低,大型储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以德国为例,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德国新增用户储能装机容量同比下降14.48%,其中,7月单月新增用户储能装机更是同比锐减36.58%。

业内人士指出,电价持续下行、部分国家补贴退坡,是导致欧洲储能市场格局生变的主要原因。

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盟国家平均批发电价同比下降14.64%;7月,欧洲终端电价已经降至0.242欧元/千瓦时。

政策方面,以意大利为例,该国曾提出一项针对储能项目的补贴计划,于2020年开始执行,其中设定用户储能设备税收减免额度为110%,但2022年底,意大利明确,2023年—2025年,上述税收减免额度每年将分别减少至90%、70%和65%。受此影响,今年第一季度,意大利储能装机容量同比下降超20%。

与用户储能“节节败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型储能在欧洲市场渐受青睐。

德国机构ISEA统计显示,今年1—7月,德国新增大型储能装机容量同比增长65.69%。另据欧洲研究机构SPE预测,今年,欧洲大型储能装机容量有望达到11吉瓦时,同比增幅将高达205%;大型储能在欧洲储能市场的占比将达到49%,超过用户储能成为市场主导力量。

欧洲储能协会指出,除德国外,英国和意大利短期内也将成为欧洲大型储能装机容量增长的重要“推手”。据了解,一直以来,英国储能市场都以大型储能为主,项目案例与政策框架较为完善,自2020年以来装机容量每年翻一番,预计未来两年有望持续增长。意大利则制定了2030年可再生能源目标,投资177亿欧元在南部和岛屿地区建设大型储能项目。

欧洲储能协会预计,今年,欧洲市场的大型储能装机增长将主要由英国和意大利为主;到2030年,欧洲其他国家大型储能装机将开始放量。

欧洲储能市场悄然生变

■本报记者 李慧

